

# 我對國父生辰考證的看法

陳行夫

國父生辰究竟以那一天爲是。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問題，固然不應該草率，但若過於拘泥，實在也不太好。如若「主張應遵從國父自說之『生於華曆十月十六日』，陽曆則應爲十一月二十二日，而對於四十餘年來一度之於十一月十二日舉行慶祝國父誕辰之日期，則認爲是國定紀念日，不必更改。」（聃雲章著「中華國父國記」）未免稍嫌模稜。作者認爲，應以「清同治五年丙寅十月初六日寅時；即西元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爲是，其理由請申述之。

黃季陸先生曾指出 國父誕辰之所以不易確定，其原因在於：

「一是由於先生在世時不會與人談及過他的生日，他一生亦未曾舉行過盛大的祝壽紀念，因此他的日期，確實是何日，甚少人加以注意……二是 國父於民國前十五年，應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翟爾斯氏之請所作的自述，說他誕生於一八六六年舊曆十月十六日，於是後人便以先生的自述引爲依據了。」

盧夫人在民國十四年 國父逝世後，覆香山

商會查詢孫先生生平事蹟的信，其中有云：

「科父德明即中山，生於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寅時。配本邑學鄉……」

於此，我們可以知道：「國父自己說他是出生於一八六六年夏曆十月十六日；而盧夫人從她和孫先生訂婚時交換的八字中查出，遂據以確定爲陽曆十一月十二日。而這年陽曆的十一月十二日正是夏曆十月初六日。」（以上均見黃文）初六與十六，有十天之差。爲什麼這第一手資料竟有這末大的出入呢。

廖仲愷先生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在很久以前曾有一文述說她對孫先生的回憶：

「一九二四年的深秋（民國十三年），中山先生的鄉親——一位老太太遠道來看他，提起了『明天就是你的生日』，我們大家才知道了中山先生的誕辰，原來是十一月十二那一天。那年中山先生六十歲了，我們大家都想爲中山先生祝壽，慶祝一番。但是中山先生沒有答應，他認爲他個人這樣鋪張祝壽是不應該的。結果只是由仲愷等幾個比較熟悉的同志，在他的公館叫厨子辦了兩桌簡單的酒菜，作爲做壽算了。」

吳稚暉先生在「總理行誼」（？）裡，也會提起類似事情，稚老說：

「那一年，總理自美洲回國，同志們爲了要表示一點意思（指祝壽），就在酒館店裡叫了兩桌酒席，到時候，就送到 總理的公

館。那天，當酒席挑進去的時候，總理還笑着問：「你們做什麼？」因爲我們曉得總理是不會接受的，所以就支吾着說：「總理遠道返國，我們這裡的同志平常也很少見面，趁這個機會大家聚聚。」在席間，有一位同志提起「今天是 總理生日」的話。總理聽了，先是不作聲，繼之反而問我們：「今天是我生日嗎？」問得大家無話可答，非常尷尬。後來還是孫夫人在一旁替大家解圍說：「總理的生日不是今天，不過就在這幾天。」（大意如此。）

這裡，稚老沒有說明是那一年的那一天；也沒有說明參與這二桌酒席的是那幾位「比較熟悉的同志」，更無從知道這一次的「祝壽」，是不是如何香凝這位老太太所說的「結果只是由仲愷等幾個比較熟悉的同志在他公館叫厨子辦了兩桌簡單的酒菜，作爲做壽算了」，有待將來查證。

黃先生曾提出如下二個疑問：一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那時孫先生只有五十八歲，而她却說『那一年中山先生六十歲了。』孫先生生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一九二四，民國十三年，應當只滿五十八足歲。孫先生逝世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其時先生尙未滿五十九足歲。」二是「她說的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深秋，究竟是十一月的某一天，她並未說明。所謂『明天就是你的生日』究竟指的是同治五年的舊曆初六合算爲是年的陽曆十一月十二呢？還是民國十三年陽曆十一月十二，合算爲是年的舊曆十六呢？兩者似乎都可以說得上。但究竟不知她指的是何日？如果說，所指的『明天』是同治五年十月初六，則應當是民國十三年陽曆十一月二日；如果說，所指的『明天』是十三年陽曆十一月十二，則這一天又應當是舊曆十月十六。」

筆者個人認爲：這裡所說的「明天」，應該是「同治五年的十月初六……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日」爲是。爲什麼呢？因爲這「明天」是由「中山先生的鄉親——一位老太太遠道來看他所說出來的『明天就是你的生日』。據筆者所悉，絕大多數的老太太，她們對於兒孫子侄輩甚至較爲近支的子孫們的生辰八字，都有牢記的「癖好」。這位老太太既是「中山先生鄉親」，而且能「遠道來看他」，告訴他「明天就是你的生日」，聽語氣，該是中山先生的長輩無疑。（據查證確爲中山先生的胞姊——孫妙西女士）那麼在那一個時代的老太太，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根本不可能有「陽曆」這一個觀念，更是非常明顯的事實。換言之，她所說的「明天」與十三年陽曆十一月十二，是不應該有任何關連的。至於說，何香凝這位老太太說：「那一年中山先生六十歲了」有錯誤，自是實情。但我們中國人的年齡，各地

的算法，頗多不同。問四川省小孩的年齡，他母親會很確實的告訴你；差幾個月，滿幾歲。但筆者的故鄉——浙江就不同了；十二月下旬甚至三十日上半夜出生的嬰兒，過幾天乃至幾個小時，就算二歲了（這樣說法的，在內地除四川、湖南以外，非常普遍）。因此，「孫先生生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至）一九二四，民國十三年，應當只滿五十八足歲。」而說成「那一年中山先生六十歲了」似也不算過錯。何況從前人更有「開八」、「開六」之說呢？！

其次，那些主持「合婚、擇日、卜易、命理」的算命先生，他們自有一套適應於舊社會習俗的生存手法。譬如在「兒女誕生之後，便必須請算命先生爲此「新生嬰兒算八字」時，如果「算」出來的八字「太硬」、「太軟」或「犯尅」的話，這算命先生就「義」不容辭的會建議你設法「補救」。這補救的辦法大致可有三種：普通的是「五行不全」或「配置不調和」，那只要爲嬰兒取名時予以補救就可以了。例如時下很多的臺省同胞，直以「火土」、「金木」、「火木」、「金水」等命名的，可能就是這個緣故（大陸上也有這種情事，不過似乎要比較「雅」一些。那就是選用金旁、木旁、水……等字樣，不直接用金木水火土罷了）；另一種是情節「較爲輕微的，也只是請幾個「唸婆」（這是寧波方言。婆，音蒲。相當於臺灣專以唸咒驅邪爲業的「仙仔」一類的人）吹吹打打的禮讚一番，表示祝告上蒼，長保嬰兒，無非是「化錢消災」的俗套；再一種最爲「嚴重」的就是「犯尅」。犯尅的嬰兒，不

是「大富大貴」；就是「大鼻大霸」。家庭中如養了這種嬰兒，都會不得安寧。前者雖是好，但「恐怕祖先福澤不厚」，承當不起如許的「大富大貴」。據說當年皇覺寺僧朱元璋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他不但禍延考妣，簡直連整個鳳陽縣的百姓，都沒有好日子過。這補救辦法，除了要寄托給「神」爲子外，就是這「十天」之差了。這是一項不成文俗例，幹這一行的算命先生，却是師徒相傳，行之有素的。果有這樣的嬰兒，還得將他的生年月日加減十天，以「錯亂」犯尅的干支，而不會犯尅了。至於怎樣加減？似也有一個師承的法則，即是：上半個月出生的爲「加十天」；下半個月出生的爲「減十天」。國父誕生於同治五年丙寅十月初六，所以要加十天，因之，就「訛」而爲十六了。筆者更以爲這個由初六訛而爲十六，僅是達成公和 國父兩個人曉得，其他人是不得而知的。因此，中山先生的鄉親們，就憑當時的事實，記着「初六」是他的生日；而中山先生自己，却以「十六」爲他生辰了。

復次，我們再研究一下「孫先生孫媳孫治平夫人在盧太夫人遺物中所發現的孫先生八字。」及「孫先生自述中親筆所書的生年月日」的這張便條（見傳記文學影印），據筆者研判，這不是「她和孫先生訂婚時交換八字」的那張。從前問名、納吉、納徵、納采、請期、迎親等婚姻六禮，都有一定的規格。問名的「四支（書）」上，總要寫着「宜男草長千春綠；多子花開一品紅」那些「多福多壽多男子」；「宜其家室」，「百

年「好合」等吉利話，然而，這一張四支上却沒有。且通常四支在問名時是由媒人將坤方的八字送到乾方去「合」的，但這一張則反是。況且上面寫的是「(名)揚四海；利達三江」，顯然這是普通「排八字」「批流年」這一套，決不是「她和孫先生訂婚時交換的八字」。我們再看便條下端國父的自述部份，寫的是：

「足下高明，當有所見，幸為賜教，匪我缺失，是所禱冀。至於僕生平事蹟，本無足紀。既承明問，用述以聞。……生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華曆十月十六日……。」

是則，這是因為「既承明問」，所以才「用述以聞」的，而不是「她(盧夫人)和孫先生訂婚時交換的八字」，應為不爭的事實。我們再對照這張便條的上、下兩部份，下半部是中山先生自述的：「生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華曆十月十六日」，而算命先生在上半部却寫作「乾，誕于同治五十六年十月初六寅時」。按說 國父本人明明寫的是十六，而算命先生憑什麼會寫成初六，這又是什麼原故呢？根據筆者研究，這張便條書寫的日期，可能離辛亥年武昌起義不會太久。換言之，這時的革命大業，在國內外已是風起雲湧，如火如荼，大有水到渠成的趨勢。因此，家鄉的父老諸姑們，想起了這位曾說有大富大貴帝王之象的後輩——中山先生，於是，代為他算上一命，看看他究竟是不是九五之尊，位極人臣的八字。所以才有「足下高明，當有所見……用述以聞……生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華曆十月十六日……」的自述。而這位算命先生却是根據當時請他算命父老諸姑的口述，於是就寫上「乾，誕于同治五十六年十月初六寅時」等字樣，而不顧中山先生的自述了。職是之故，這便條上的日期，上下正有十天之差。在這裡，我們固然可以看到 國父重信守的美德，而故鄉的那些父老諸姑們，也只以為他為國事奔走，竟會連自己的生辰都記錯，而一笑置之。當然不會知道四十多年前，達成公在北帝神面前令中山先生有「我一定能做到」的誓言。

總之，中山先生在世之年，諱言他自己生日，自是事實。必要時，以加十天(其說見前)來應付，所以說作「十六」以重信守。後人不管，因以訛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長江萬里      | 張大千畫                  | 張大千近                  | 張大千甲乙丙丁      | 張大千甲乙丙丁       | 張大中銘鉛筆    | 馬中銘鉛筆         | 馬白水水彩畫 | 水彩畫法圖                        | 白水彩畫    | 馬白水畫頁(一)    | 中國水彩畫          | 中國畫史評         | 齊白石畫          | 齊白石作品       | 石濤畫         | 明石濤畫選       | 翼亥革命畫          | 辛亥革命畫          | 長恨歌畫          | 王獻之洛神賦      | 現代美國繪畫與雕塑 |  |
| 圖張大千作彩色精印 | 集高級紙精印線裝12開一五〇頁定價一九〇元 | 作洋紙精印20開32頁大部份彩色定價四〇元 | 集七色彩精印每盒24大張 | 集複製品 彩色每套24大張 | 畫第一集 穿線精裝 | 集8開80頁彩色中英文精裝 | 解馬白水者  | 選 精裝 中文一六〇元 英文一六〇元 平裝 中文一〇〇元 | 集每集五張七彩 | 壇王藍等作部份彩色精裝 | 傳呂佛庭著24開三〇〇頁平裝 | 集高級紙精印8開一九〇大頁 | 集高級紙精印16開一〇四頁 | 集高級紙精印8開二〇頁 | 集高級紙精印8開四〇頁 | 畫高級紙精印8開二二頁 | 史洋紙精印16開一九〇頁精裝 | 意銅版紙精印16開五〇頁精裝 | 賦高級紙精印12開一六六頁 | 部份彩色32開三二〇頁 |           |  |
| 精裝五五〇元    | 定價一九〇元                | 定價四〇元                 | 定價八五〇元       | 每張 三五元        | 定價 四〇元    | 定價一六〇元        |        | 每集 一二元                       | 定價三〇〇元  | 定價 四〇元      | 定價二四〇元         | 定價 八〇元        | 定價一四〇元        | 定價一〇〇元      | 定價 六〇元      | 定價一八〇元      | 定價 九〇元         | 定價 二〇元         | 定價 一五元        |             |           |  |

新亞出版社

臺北市懷寧街八十二號  
郵撥帳戶一三二九四號